

齋庵隨筆

丁酉冬俞樾署齋



嗇菴隨筆卷三

吳江陸文衡中台著

時事

漢唐宋嘗用火攻而未有火器火器自明始至天啟崇禎間專用紅夷大銃矣

科臣袁茂功一疏停點機戶季開生一疏止採幼女真朝陽鳴鳳也造福江南不小而季疏以逆折未形得尙陽堡之徙雖受櫻鱗之禍亦不可謂不幸也言官當如此矣

見傳家集

嗇菴隨筆卷三

一

洪亨九勦賊河南在靈寶汰兵謂余曰汰以去其老弱不堪也人但見老弱者謂即不堪不知更有非老非弱而竟無用者是謂不堪殆三項也

見傳家集

洪亨九總督盧九台總理以勦賊會於雒陽各以才名自負因屈指海內督撫有望者如孫白谷輩不過兩三人洪語盧曰老先生少年英銳冠絕一時看來還不如我之牢硬九台述其言於余而笑之今洪一魯靈光也其自知者審矣盧庚子生小洪七歲崇禎戊寅戰歿於獲鹿縣之賈莊纔二十九耳壯烈之氣迄

今如生

見傳家集

丙申七月有旨在京各府選擇東西二宮吳下好事者
訛言將徧選各省殊色女子江南美麗尤多將倍選
焉此說一傳合郡鼎沸民間女子數日之內婚嫁畧
盡倉卒成禮其老幼相懸貴賤不倫者頗多致有終

身失所之悔噫造孽亦太甚矣

先是丁亥四月曾詔
傳亦多嫁娶今爲甚

虞山錢牧齋貽王子彥書曰九死一生得力在癡頑二
字敢以相贈夫無才無德癡頑老子此五季馮道之
衣鉢也牧齋自道良非虛語

膏菴隨筆卷三

二

乙酉閏六月十一日大兵在郡城嚴行剃髮之令鄉紳
徐九一先生投水自盡此方是舍生取義其他就執
被戮者頗多然實怖死求生特乞命不得耳可謂死
節乎

明季有復社卽東林之流派也鼎革後丙戌試錄序斥
爲邪黨橫議禍人家國謂其罪可誅邇年乃有慎交
同聲二社分曹角立傳集公所釀金治酌人以千計
席以百計投刺通名互相徵逐今日訂盟明日申約
聚訟不休於是局中局外謗議四起傳爲笑柄取友

之益安在哉此士風日壞之一徵也

見傳家集

萬曆己未科廣額共進士三百五十人南直孔玉橫貞
運湖廣姚崑斗明恭山東范玉坡復粹陝西薛賓廷
國觀廣東何象岡吾騶四川劉蓬元宇亮皆崇禎朝
拜相貴州馬瑤草士英于宏光朝亦爲相而范薛馬
皆不從詞林入奇矣至金豈凡乃在本朝更奇由亞
卿正卿總憲冢宰內院大學士薦陟公孤俱出特簡
寵遇優渥莫之與比直古今相臣所未有不但同榜
第一人而已

齋菴隨筆卷三

三

世情最愛戀者莫如妻子與財帛鼎革之變殺掠橫行
其萬難割捨者無不割捨矣借此作老僧之當頭棒
喝可也世情最糜費者莫如兒女之嫁娶採秀之謠
倉皇配合雖不能簡省者亦竟簡省矣借此作朝廷
之教民節儉可也

天啟崇禎間每見地方大興作如築城開河等事費以
萬千計有司若按派地畝分毫輒奉譴責云但令設
處不許私派其實點金何術仍派地畝第改樂輸義
助名色卽明知之而不問矣上下相蒙可發一笑

仕途捷徑無過賊將相奇謀只是招此宋時詩也邱瓊
山曰元朝之失招安悞之明末流寇釀成於熊文燦
之主撫今開創威靈足以警懼或與衰弱之勢不同
然山寇海寇湖寇投誠接踵寵以爵祿雜處城市如
狼子野心何肆掠已見告矣有識不能無杞憂也

天啟丙寅璫禍正烈余守三山海道王二溟談及吾鄉
周蓼洲逮繫追贖備諸楚毒至爲淚下差人賫四百
金助之可稱長者余轉道駐武林山東陶元暉贓案
行原藉嚴追株累數十家呼搶不忍聞撫公陸鳳台

菴菴隨筆卷三

四

心知其寃而不敢釋幸沈宏所任東撫疏請蠲豁得
脫纍纍於獄其陰德更大余謂二公之後必昌天決
不夢夢也

順治丁酉科江南主考方猶錢開宗皆浙人也榜後喧
傳不公俄而接詩一首云題義先分富與貴孔方典
試與錢神金陵自此成金穴白下今朝聚白丁時價
七千先押契經房十五不論文可憐丁酉爲壬子贏
得財星盡發身又接得省中小報云九月初四日江
南各郡生員徧貼公傳丁酉主試分房違旨逆天公

行賄賂兩江鹽商典鋪執絢子弟一榜盡收孤寒厄
抑天怒人怨若不上聞從此制科可廢公約本月初
五日大集文德橋文廟哭告先師隨赴各衙門告理
懇祈具疏又傳嘲語曰兩主考上至公堂方拱手讓
錢曰今日之世非錢不行錢亦拱手讓方曰今日之
事非方不可蓋時人隱語以方爲方也可謂善謔

余幼時米價每石止銀五六錢萬歷戊申大水纔一兩
三錢卽有搶米之變嗣後無在一兩內者崇禎庚辰
辛巳大旱價一兩六錢橫民倡亂搶掠紛起後乃漸

平至今日民間以米貴爲常順治壬辰癸巳在三四
兩外而小民工作昂價比往常數倍有田之家以少
米易多金侈靡如故兩不相病丁酉有秋擔米不值
五六錢糞殮似乎易給而富家歲入不足供諸費百
從節縮貧民亦遂無處赴錢一時交困所云穀賤防
農者非耶回思五六十年前何以處之裕如也總因
風俗習慣繁華物力日就艱窘持家者舍儉約何術
哉

惟正之輸最宜急公嘗見富厚之家田連阡陌而錢糧

出納不明爲僕役所侵沒以致重科主人更有主人
吝不肯納催比熬刑體面弗顧迨勾稽敗露或積歲
併完或身後累及子孫究竟無得免者諺曰若要寬
先辦官又曰要不悶守本分善哉言乎

丁酉北京科場事發少司馬張天植太僕孫珀齡父子
俱被嚴譴其廷鞫之日伊子張文孫蘭苗供稱其父
營求關節而手授之義方當不若是雖蒙寬免而藉
沒流徙豈非自殺其子以殺其軀乎教子者言動當
督以正勿納於邪功名甯處其迂勿趨於捷保世亢

宗之道不外是矣

作俑爲居官大忌拔富

逼詐富家

起於長洲令趙瑾樂輸

科派

勒起於吳江令唐增當官看卯

欠一兩納五分免痛責

起於吳

江令雷珽後至者多踵行之所謂播惡於衆流毒於
後也卒以此敗官損名祇自賊耳

鄭成功聯鯨海上盤踞舟山揚帆衝突溫台甯紹間攻

圍搶掠沿海戒嚴部調直省兵赴浙協防一路騷擾

難堪到汎非逃則諜地方苦之忽於八月初九初十

十一三日颶風大作飄散各船溺水無算俘斬無算

撈獲破船器械無算并聞成功之子死焉異哉人事
拮据百方不如風水一擲也殆與元兵駐錢塘沙上
三日而潮不至同一神佑
古來有識者往往逃名有深意焉今人欲無寔而盜名
或借長以諱短未有不及於禍者新鄉張縉彥豐潤
谷應泰同時任浙中藩臬坊刻無聲戲小說一則鋪
揚張之忠義以報明讐一則稱誦谷之清廉巧斷疑
事見者鄙之云明是授意作者編造將以自文其不
足後縉彥被糾入劉正宗案中籍沒流徙甯古塔遇

赦不宥二月初二日出關應泰亦爲臺臣所糾俱
指無聲戲爲據求名得禍殆自取也

見傳家集

今日紳衿之罪莫大於逋糧掛欠分毫一入奏冊卽黜
革提問身家立破其間親友詭寄蝨役飛洒者居多
州縣開報欠冊絕不令各戶間知一似掩襲而取者
及知之而無從控訴又不按分數概以大法繩之真
有察不及察誅不勝誅者何所措手足乎徧告有田
之家錢糧必早辦完欠須親查時刻經心庶可苟免

崑山李瑤圃有富名羣小垂涎值卽將軍駐蘇突有一

人名李祥麟者云從海上來奉大司馬張煌言差送書劄於崑山李某旋有盧文炳者詣李關說云此人擬投誠出首君家禍且不測應急賄寢之非數萬金不可瑤圃惶懼將鳴官祥麟慮事敗連夜先發將軍曰投誠何必夤夜踪跡可疑繫其人發府究得偽狀與文炳俱繫獄而作假書劄者實出許箕屋手許已聞風免脫會審五六次瑤圃匍匐甚苦幸獲箕屋事始得白而所費已不貲矣適卽將軍赴京取書劄付一炬三犯竟得漏網先是有二紳乘機勒詐得二千

金瓜分之儼然衣冠中人且關至戚亦復爲此尤爲駭聞

太湖寇赤脚張三先曾投誠後復叛逆率三十餘艘突劫木瀆鎮是鎮向稱繁富市廛櫛比一夜抄掠盡空傷汎兵數人攜婦女無數撫臺韓發營兵用計擒剿唾手而得斬賊二十八級生擒十一人獲船隻器械頗多大是快舉

丁酉科場事發舉子一再覆試戊戌會試至不得進場各待辛丑科矣忽於歲杪奉 旨舉己亥會試於是

我郡金嘉賓國用蔣辰生繪皆以少年得儁並預館選迨壬寅二君相繼夭折俱年未三十且兩尊人俱在堂天子之功名何豐而奪之壽算何嗇耶冥冥之中必有故焉或曰封公怙勢之報也或曰蔣以嘔血死金以廣毒亡誰爲爲之大可惋惜

江南多湖寇當事設法弭之禁民船雙櫓而盜艘之二櫓三櫓如故也猝與民船遇而一櫓者逃遁不及束手聽其劫掠而已今西北響馬橫行官禁民間不得乘馬止許文武各官及科舉捕役印烙騎坐不知大盜成羣四野馳騁果力能呵問之否抑或私爲印烙亦有法稽防之否

本朝館選以貌以年常州莊罔生登丁亥榜朝生登己丑榜兄弟俱弱冠入翰林海內共羨之順治十七年有旨甄別罔生以不孝不友爲臺省糾劾朝生典試順天霍總憲以無行無文糾參場後禮部又以策問錯悞摘參一時同敗人咸惜之豈少年高科果不幸耶士子逢年旣早何可不多讀書何可不修行檢也

樹之在祠宇者託神佛爲呵護在墳壠者賴子孫以世守宜永免斧斤矣今年三月間下造戰艦之令大木斫伐無遺干雲蔽日之材一朝俱盡可見百年喬木劫數難逃成住壞空之理不獨樹爲然也人當作如是觀

江南紳士何多難也丁酉戊戌間有發覺科場一案己亥海鯨內犯有紳士投賊一案庚子有膠水運糧一案今辛丑又有吳庠諸生攻訐縣令一案前後逮繫黜革斬戍籍沒株連纍纍不下千人慘禍不忍見聞或云數年有望氣者言江南大獄將起倘冥冥果有前定耶孔子曰默足以容曰免於刑戮古先聖賢視躬涉世俱作學問中事天人之際當參求也

兵餉二字擾動天下而賦役二字尤殫竭江南豈緊謀國不忠當由無識昔遼人劉六符言於其主宗真曰薊燕雲朔本中國地不樂屬我非有以大收其心不能久也凡斂於民者十減四五則民惟恐不爲北朝人矣嗟乎安得此有識之言爲百姓請命爲國家計

長久哉

國家取士大典乃爲主試營財之計昔人有呼門生爲
莊子者又謂得一舉人門生如生一女得一進士門
生如生一男至有嫁女賠錢養兒待老之說交易如
市賄賂公行丁酉發覺南北闖大弊重法申嚴詞林
諸公相謂曰我輩止靠春秋二熟今無望矣

大兵初到江甯錢牧齋投順得官未幾以罪黜爲民乃
金繡斗大一民字上綴玉音二字懸於堂中向以玉
音爲榮者似此未有也我邑吳茲受故永州司理避
亂遁歸未經本朝錄用而自署爲巡撫近日物故大
書銜於銘旌此二人舉動不相同其名心之重則一
也

曹溪相國去秋給假歸里葬嚴夫人今年正七十具疏
引年乞休卽准原官致仕賜袍服蔭一子地方大利
弊關繫國家者仍許陳奏在相國爲特恩在朝廷爲
盛事昔人云韓魏公只是有福余於曹溪亦云

撫公未因見協餉不前創爲紳欠矜欠之法責銷十七
年分錢糧但分釐未完卽掛名冊籍日以抗糧司農
方擬駁覈而曹溪相公子姪亦冊欠有名亟上認罪

一疏於是概不敢議寬奉照新例革職枷責者至一萬三千五百十七人無不惶駭比於漢武時坐酎金同日失侯者百有六人然當日卜式請從軍南越以固寵激之也今日之事誰激之歟

江右堪輿劉吉臨述其鄉有某者以前明辛未進士爲國朝大臣係姜曰廣居之之女親家於改玉後居之殉難繫其壻舉首於唐固山置之叛逆之法隨以已女獻唐爲第四妾想爲一時免禍計出此也未幾唐被譴女還鄉某不肯認留聽其從一小兵去不知

嗇菴隨筆卷三

十一

所往鄉人惡之編一傳奇極其醜詆名曰能又與蓋取某之名而削其筆畫也彼中稱禮義名節之邦乃有若人哉

向來我郡各邑童試投卷者常至二千餘人近因限數甚隘取隸學官者百未得一爭思徒業時功令右武其途頗寬於是羣馬趨之手未習弓矢倩人代射勦襲策論數行儼然爲武生街坊逐隊招搖其實跨馬命中者無一人也然既有學武之名而且少年飛揚日增月盛非但詩書禮義之風化爲拳勇將來恐有

調征遠戍之患

新令遊宦廢弁流寓各直省者勒令各歸故鄉庶遂首邱之願乎流徙各犯有家有妻孥者勒令遠解戍所庶免離別之患乎

紳衿以抗糧蒙譴固所自取其間有額徵全完而蠹役誤於奏銷冊內註欠分釐卽黜革枷責及叩閭控憲申辯再三審果冤抑止議經承杖責革役而部覆援赦免罪役實未嘗革也紳衿則永無開復之期情法不平如是

香菴隨筆卷三

十三

以余耳目所覩記如同榜之雷躍龍彭祖壽壬戌榜之祁彪佳盧象昇弱冠科名羨者嘆賞然彭考選垣中未三旬而卒盧祁事業聲望赫奕一時皆四向左右不得考終雷年少需次枚卜假歸滇中遂遇鼎革非僻所謂早發先萎耶至癸丑之馮涿州丙辰之洪同安已未之金曹村三公位極人臣有子濟美古稀矍鑠享福未艾兩朝中稱鼎盛焉

朱撫院國治巡行海上召華婁二令問其未完錢糧經承因何不解答云正在查完欠數目朱盛怒大罵手

批其頰嗟乎今日作令之賤辱如此華亭楊必楨晉江人戊子婁縣

田紹前陽城人乙酉

辛丑會場事竣成衛二總裁疏請刊刻試錄旨云刊刻試錄係故明文官矜誇沽名陋習殊屬無益以後俱不必刊刻永著爲例蓋從前試錄俱總裁手撰爲一科程式不但釐正文體發皇經術而條議時務悉心擘畫忠讜亦寓焉近止用士子原篇殊不足觀真無益也至甲辰題名石碑亦永行停止矣

靡神不舉靡愛斯牲雲漢之詩詠之祈禱雨澤未嘗禁

晉菴隨筆卷二

十四

屠宰也今人不以桑林六事自省專尙厲禁邏者四出擾害不可言搜得塊肉報官卽械繫其人橫加酷虐此亦小民餬口之業有何大罪如是而望感格天心乎余守三山時屢苦旱但竭誠齋戒不禁屠宰禱而輒應民間有三起牒烟三日雨一行香霧一聲雷之謠

生員言事卧碑有禁而吳下士子好持公論見官府有貪殘不法者卽集衆昌言爲孚號揚庭之舉上臺亦往往採納其言此前明故事也今非其時矣夫何倪

用賓等尚沿舊習起與任吳縣爲難發其私賈漕糧
譁於哀詔初臨之日撫公朱怒而奏之會讞入告倪
用賓沈玘顧偉業王仲儒薛爾能姚剛丁子偉金聖
嘆處斬妻子家產籍沒入官張韓來獻琪丁觀生朱
世若朱章培周江徐玠葉琪唐堯治馮郢處斬妻子
家產免籍沒七月十三日駢戮於江甯笄橋因言獲
罪慘禍至此傷哉

吳令任維初順天人
撫公朱國治遼東人

家居銓部顧予咸松交哭臨之日諸紳咸集吳庠諸君
以顧爲要津也送款揭與看松交正色曰此何時候
可許縣官耶擲揭於地會審時供出此事仍坐以知
情定纒罪其實未嘗與議也牽入同案衆詫爲冤忽
奉 旨超豁顧予咸免絞免籍沒并免革職家雖破
而身名無恙君子以是知天咫焉

善善長而惡惡短郭林宗所以免於黨禍也好爲臧否
卽施之平等交游且不可況妄編史册居下訕上將
傳之天下後世乎湖州莊氏子造書以扞禁網殺身
破家辱祖宗累親友豈非無知妄作乎學者切戒見

詞臣曹爾堪在籍適縣境兵過封船曹僕徐賓廷與典史抗爭遂以阻撓軍務毆打職官上聞坐爾堪持勢衛僕杖責流徙甯固塔夫封船起爭亦尋常之事法之不可扞尉之不可犯如此戒之鑒之

從來學差歲科考各一次報滿庚子科胡學道在恪先一年己亥冬科試辛丑秋歲試而去壬寅冬孫學道允驥接任循舊例科考蘇松常鎮揚五府甫畢值有旨謂前定三年內併歲科爲一試學差應以場後爲滿期於是省中有以違例重考糾孫者總督疏稱

題奉 俞旨 在後考試在前以致謬誤部覆將胡歲案作癸卯科案孫案所考生童准作本年鄉試後考試三年一次之數學臣得免於議蓋翻前胡案作新復留今孫案待後亦一時之變局也原糾疏中有取過生童作何位置用過錢糧作何銷算語如此位置生童不煩銷算錢糧矣當事者真大妙用

順治己亥會試放榜後次日 上逐名親點崑山徐公

肅元文甫二十六歲貌美秀 上目注而心愛之進

呈卷無其名問故閣臣以廷試卷有訛字對 上云

可假借否遂擢第一傳爲異事蓋 帝心簡在卽天命也前明隆慶戊辰初卽位聞言狀頭可私授廼於三甲中手拔一人得羅萬化羅素不工書卷中塗抹甚多萬厯己未鼎元莊際昌卷投醪訛投膠此皆有造命者存焉

冊封琉球兵科張學禮回京過蘇出所攜小人傳示僅長尺許云是進貢物仲尼曰焦僥氏三尺短之至也按焦僥西南蠻之別名今從東南來不知何種然近見駐蘇旗兵物故俱火化製極盈尺函骨攜歸葬之

膏卷隨筆卷三

七

遼東百年後掘地得此將無疑彼中有此種類乎

康熙三年甲辰會試第一場策五道第二場經書論各一篇一表五判中式額一百五十名大主考四員分校仍用翰林科部屬十八員

長洲令董公諱定國旗人武健有聲部行文將十年前宿逋冊報另議蠲追公奉行設法追呼一時無應者卽召集養濟院乞丐給票往紳衿家嚴催百十成羣登堂不已繼以排闥譁噪大肆蹂踐紳衿不勝其擾爭先完納越五日丐卽受賄不甚用命摘丐幾人發

衙比責丐擁衙大呼曰我何曾慣受刑者但可効勞耳一閱而散令聞之亦撒票而宿逋已完七八矣

上諭禁康熙元年以後所生子女不許裹足禮部議奏云若有違法其女父有官者吏兵二部議處兵民交刑部責四十板流徙里長不行稽查枷號一月責四十板該管官總督提督以下文武官員疏忽失查聽吏兵二部議處又云既經不許裹足將頭髮耳眼衣服亦照滿州舉行 旨下禁止裹足依議嚴行其頭髮耳眼衣服不必禁止大哉王言不但所免禁者普

香菴隨筆卷三

十六

天戴浩蕩之恩卽禁裹足一事女孩省却多少痛苦矣

康熙甲辰科會試第一場裁去制義七篇止用策問五道意在專重經濟也白首窮經之士一時沮喪五策又但取通今不取博古如通鑑性理不復出題益束高閣矣

蘇城本無防兵順治十八年大臣蘇納海銜安兵之命從閩中移都統郎賽漢軍營二千餘名駐婁齊兩門之間亡何卽以事去甯海將軍祖永烈代之名爲防

海而鄭成功自己亥敗遁後海波實不一揚也康熙三年閏六月忽傳旨撤回向年九月初二日來蘇今以九月初六日拔營去三年荆棘一旦廓清於是中澤集鴻士民復業有日矣然豈易哉撫臺韓公先事之綢繆臨行之遣送無不周詳我蘇乃恃以安全此功此德何以爲報當世世尸祝之

張煌言詭稱削髮爲僧潛伏普陀後山爲水師提標効用官孫惟法徐元生所獲先是於海上偵緝得一小艇內有數人乃煌言差出窺探消息者審得其情卽

菴菴隨筆卷三

九

押原船爲鄉導夜半直抵其處應手擒之蓋鄭成功踞海陸梁惟恃煌言爲謀主己亥江甯之役六月興師深入安廬上下江同時戒嚴勢亦張甚迺復身正典刑其子張奇觀先已投誠今亦駢戮二十餘年結局如此

楊都諫疏叅浙棍王式王春父子叩閭首訐沈文龍事部覆遞回原籍審問卽肆行無忌出入肩輿擺列金字朱牌大書奉旨質對四字通國詫以爲奇然我蘇近亦有之憲訪渠犯解部究罪其船水牌上大書奉

旨進京又一流徙舉人認工贖罪從尙陽堡發回措
貲水牌亦大書奉旨回籍其事正同若將三人合作
一傳可供大噱也

偶憶及爲司道時官歷各省之有王府者蜀藩最安靜
王之謙恭禮士尤不可及時賜宴必親出主席頻傳
勸酒余陞任拜辭起立殿陛下不坐受拜畢諭云年
來敝藩承照顧命昌承奉送至大門外晉藩嚴飭周
藩蕃盛福藩殊少紀綱校役四出索詐生事士民往
往拘繫余具啟力爭承奉劉顯時來拜勉強調停稍

香菴隨筆卷二

二十

得歛戢或曰此皆世子所爲也世子卽德昌王後來
臨御南都者也其舉動如此所以雖正大位不克令
終

吏員出身陞戶部主事自康熙四年二月陝西安定縣
知縣龔佳允始浙江人
刑部郎中陞侍讀自四年四月張元欽始無錫人壬辰
進士

康熙四年七月二十夜亥初大雨迅雷震擊江南華嚴
寺塔自頂至足周圍欄楯木如霏屑木在磚石中者

多成灰燼更有大小孔橫直不一情形甚奇此塔宋元祐四年建於建炎中重修今未知修葺何年亦成住壞空之一數也

水旱盜賊古今來時有之今康熙四年各省灾荒見告去冬星變示警今春京師地震至履朝廷下求言肆赦之詔而天心未回迄今七月中聞西直門城上忽崩陷窩鋪三間計長十二丈其所陷處適如窩鋪方員四邊鋪基不動屋瓦亦儼存下望惟有滾滾水聲晉中報屯留縣冰雹二尺夏麥秋禾俱殞彰德府水

菴菴隨筆卷二

二十二

漫城池滄死人民無數各官登城樓得救出相傳先於西山平空水出望見有二童子在水面上踢毬須臾水沒此皆尤可異者彼蒼仁愛意必有在

山西太原府太原縣永倉宣衛民家王吉輔有女年二十未有夫於六月二十五日從脇下產一子身長二尺眉長一寸三分落地卽能說話自稱彌勒佛降凡明季熊文燦膺勦流賊重任專事招撫欺君誤國天下斷送其手磔此老奸不足贖也至今每一念及尙爲

切齒

己亥三月十四日戮叛逆李元旦等二十六人於江甯市曹而王其長與焉其長爲孝廉貞明之子才藝出衆人爭羨之因貪逆案內沈重熙厚賞代之打點事敗而誅嗚呼才之能殺身歟財之能殺人也

海上報警風鶴尙遠而本地盜賊遂乘機蠢起打劫村鎮勢不可遏大都在城外不在城中但城中之人反攜家挈貲紛紛避往村鎮受驚恐而齎盜糧殊不可解皆婦女奴僕輩無識所爲耳或曰城中不有兵擾乎然兵擾約束尙有法彈壓尙有人不似盜賊之焚

殺搜掠縱橫無忌也

潤州受海氛之毒又受官兵之毒慘不忍言往余歷晉豫北直經營流賊數年每嘆西北不幸在滯劫殺劫中豈意鼎革之際吳地湖盜倡亂浸以成風迄今浙閩間江海巨寇縱橫以至於此此東南之流賊也屈指亦十五年矣何時始得靖耶

盜假兵而盜勢愈猖兵作盜而兵勢益橫其行劫尙猶在僻地今必大鎮矣尙猶在昏夜今竟白日矣尙猶及一二家今則排門徧掠矣尙猶止取細軟今則罄

其所有而一空矣其劫之偶遺者地方卽指爲通盜而攻之其他村之未到者捕兵捕役借名挨緝而又搜掠之於是四鄉無甯居矣惟在城中庶可苟免擇居處者知之

海鯨之初犯瓜鎮也其勢甚盛其鋒銳不可當遂直趨江甯又進而趨池太安廬余料之曰六月興師又犯孤軍深入之忌其敗可立待也旣而果大衄遁去江南作令者得浙東西一缺以離家鄉不遠爲喜邇年來海寇不時突犯如台之臨海黃巖太平甯海温之

齋菴隨筆卷三

三三

永嘉樂清平陽瑞安甯之鄞縣奉化定海象山竟成衝邊矣杭之海甯嘉之海鹽平湖卽海鯨未到亦屬沿海可慮安危倚伏邊腹何定之有宦遊者以遠近縈心政不必多此妄想也

江浙糧艘以四五千計今春河水淺涸水次受兌橫舟截流阻絕往來鄉民用小艇載米上倉從武陵下者所過逢船便捉掠其所載之物并人船而縈之以剝淺爲名卽水深寬行之處云留備前途淺涸勒索乃釋小民每離家失業有誤春耕爲之奈何

齋菴隨筆卷四

吳江陸文衡中台著

裔孫同壽校刊

風俗

吳江孝廉謁縣尊從不用轎用轎自壬子科趙伯雖始
甲科鄉紳家居縣撥輿隸九名祇候出入余初第時
猶然以後縣亦竟裁矣

幼時見初入翰林者止用青蓋後漸用黃蓋前導人嘲
爲青黃不接至崇禎年間竟全用黃蓋矣近今則列
儀仗用銀瓜甚有用龍頭刀者

齋菴隨筆卷四

一

君子雖有居是邦之義然公惡自不可昧見有害於民
者顧曲徇情賄諂稱循卓保留豺狼以噉桑梓於心
何安嗟乎斯民之直道至鄉紳偏蕩然矣

今人纔沾一命卽挾官之勢而分外徵求一入佛門卽
借佛爲名而廣請布施皆貪心所使也惟居官而能
常如寒素者乃清白吏奉佛而不巧立名色者乃德
行僧

每見世人生子則曰我家貧欲爲覓富岳生女則又曰
我家貧欲爲覓富婿不思設身而處易地皆然何其

不廉也何其不恕也

余嘗謂不教兒子教戲子不置田園置花園不管家事
管閑事是縉紳三病時朱月三在座曰第三句說得

更痛

罪莫大於僭妄乘其力之可爲窮奢極慾以鳴得意而

不自知其越分也久樂必淫鬼神亦禍之矣

見傳家

集

今之婚嫁者其門風之清濁子女之年貌相當與否皆

不問所問者家資厚薄粧奩有無而已究所謂家資

膏菴隨筆卷四

二

粧奩者或媒妁夸飾以相欺或歲月無幾而消廢徒
有懊悔無及耳可爲一慨

易曰終凶訟不可長也非但敗不可勝亦不可或錫鞶
帶終朝三褫戒深矣以余今日所見人不論原被事
不論曲直一詞入公門未有不破家者作事謀始其
惟惕乎惕者懼也無訟之道也

富貴之家多訟大抵從財貨起見或倚勢攫奪田園或

放債倍勒子母奴輩巧嘗主人一得當則扛擡拷竄

無所不爲勢必借威官府而訟始多矣人不堪則情

極遍控而訟又多矣利歸奴輩而惡名奇禍盡歸主人可畏哉可恨哉余通藉四十年來未嘗輕訟一人人亦未嘗訟我固由約束奴輩之嚴亦由我心無所貪求也

往時見勢家大族燈籠水牌告示遍處招搖心竊鄙之然而自愛者亦尚不少迨今日一登科第相習成風濫觴益不可言或云奴輩欲借此示豪爲嚇詐小民地耳然則賢主人奈何與奴輩同見識也

蘇州風俗以人多爲勝者三構訟則兩造出官多者爲

香菴隨筆卷四

三

勝嫁娶則兩家燈籠火把多者爲勝舉喪則送殯多者爲勝三者惟會葬古亦有之然在今日則中途投帖報名或一人而携帶數帖或一人而順開數名總之尙虛文成故事而已

吳因老嘗語余曰葬時惟祠后土極重蓋先人骸骨埋於此地乞靈擁護非借重年高德邵者不可若題主原云子孫能書者書之今人專重題主必聘請爵尊者爲榮祠土反畧此謂不知務見傳家集

做秀才如處子曾見處子而侈口家事並預隣家事者

乎今之諸生動輒呼朋引類搖唇鼓舌持官府短長自謂以是非爲己任不思正言猶戒出位而况橫議秦之坑焚漢之黨錮唐之清流宋之卷堂皆此輩激成之我朝立卧碑學官生員不許建言生事垂訓之意遠矣

考試無常近來竟以賄進矣夫意士子不無怨尤余解之曰此中亦有二自反也一案中豈無高才宿學爲人推服者當曰我文不如間有庸庸而僥倖者當曰我運不如其以夤緣奔競而得之如某某者當曰我財不如如此二自反而又何怨尤之有

膏菴隨筆卷四

四

里中數日之內有二命案一李姓頗有貲昵一隣婦迨貲盡而鄰婦擯之其子復怨之憤極服信而死一顧姓酷嗜賭至不能謀朝夕債主相逼又爲巡官所邏計無復之亦服信而死鄉人共駭傳以爲戒

奢侈之風始於明季滄桑而後益見僭踰等威無辨貴賤不分非但倡優盛服飾卽商賈工作者皆綺紈矣食必羅列豐腆窮極水陸宴縣官必取盈百簋不如是縣官亦不樂寇盜自稱爺衙門差役亦稱爺而相

而公之呼且下及於奴隸不知將來何所底止
吳江舊有歌家崇禎癸未甲申間縣令葉翼雲改稱保
戶以錢糧責之蓋里甲散處各鄉保戶城居取其呼
應捷而徵輸便也此輩遂以都圖之大小錢糧之多
寡私定低昂相授受焉於是指鄉民爲外府而派索
萬端侵漁無厭城中高堂華厦鮮衣美食選勝徵歌
者望而知爲保戶矣甚而縣官之不才者無名之徵
派之保戶保戶奉命唯謹又倍取於鄉民民間膏血
幾何法立弊生一至於此

晉菴隨筆卷四

五

一人有一人之事一日有一日之事近見三五成羣相
聚酣飲呼盧喝雉達旦通宵豈不戒沈湎乎妨功廢
業于惜陰之義何居也

余見前輩如蕭山來路然師被黜家居束身待罪門無
賓客出不乘輿往來書刺細小一如諸生又見清華
外轉者卽安外吏之分皆有古人風近則不然言動
驕矜不少貶抑是朝廷但能予而不能奪也於臣誼
何居

前輩和而後輩謹此常理也近來少年輕薄凡遇年齒

相懸分位相隔者輒肆侮慢間有循道者謬爲恭敬
故作傴僂而高年之人亦不安不若簡出以避之但
使相會稀則兩自適矣

治喪之家延二三五友陪賓往例然也近俗不招自集至
數十人百人之多名曰効勞以示情厚其家亦以集
者之多誇爲盛舉及其集也第相與喧笑爲樂飲饌
狼藉而後散於喪側不飽之義殆失之此壞禮之尤
斷宜裁省

風俗奢靡莫如蘇郡卽今兩月不雨苗禾盡槁兼以大

兵來駐賦役煩苛人心惶惶而好事者反借祈雨爲
名斂金賽會無虛日山塘尤甚扮演故事奇巧角勝
男婦聚觀通國若狂舟輿之費不可數計何怪乎民
窮財盡十室九空也將來取禍當有不可言者

俗言財便是命畢竟命重於財郡城有沈碧江者土豪
也橫索人財多少惟命莫敢抗者同儕請教之曰我
輩欲得財甚艱爾取之若寄何故沈曰爾輩止要我
財我卻要他命人愛命卽不吝財矣近日催科之法
亦復如是先懸解京定罪斬絞藉沒流徙重典而後

爲踰額之派非時之徵加一加二之耗勒限時日之
奏銷有小逋或少愆期者法無赦典質稱貸賣男鬻
女救命之不暇尙敢與論輕重爭多寡哉然則取命
二字土豪私用之貪官公用之也

近來大盜無死法橫劫多金便可買命急則投誠因之
得官次亦安插不令失所何憚而不爲盜者近來貪
更有捷徑剝民厚賄便可結歡進而行取立躋清華
退亦肥家儘受享用何憚而不爲貪也

水鄉非船不行縣令催科勒限日期輕則敲扑重則解
京刻不容緩鄉民入城輸納途次遇盜盜搶其船遇
兵兵奪其船并其所懷之貨搜劫之何以如期應催
科乎或者船有雙櫓便於往來庶可脫避而當事又
持嚴雙櫓之禁似欲繫小民手足以供盜與兵之搶
奪者苦矣苦矣

詩云鬢髮如雲不屑髭也咏髮之多而美也蘇俗婦女
近來興牡丹頭髮本無多納亂髮其中以已髮覆之
強飾爲多其梳櫛也倩二三人裝刷一二十刻而成
當額臃腫高至尺餘見者欲嘔指以爲笑彼不自見

其醜也巡方李成紀頌示申禁欲坐罪其夫適被議
去不果行此風乃愈熾矣

三代直道而行非可望於今日見有同時同位之人德
業聞望可觀者多方詆毀之稍有過失則喜談而樂
道之畧無與人爲善之意

居間有二可恥甘俯仰一也枉曲直二也爭錙銖三也
即使言必得當士君子尙有夷然不屑者况其未必
卽售也邇來行苞苴營私橐者比比高景逸家訓云
士大夫居間得財之醜不減室女踰牆從人之羞流

俗絕不爲恠只是不會立志要做人耳讀此等痛切
語何尙不知自重也

衣冠中有妾婦焉無氣骨者是也有童穉焉無見識者
是也有奴隸焉不知廉恥者是也有盜賊焉不畏王
法者是也有禽獸焉無復天理良心者是也

二十年前老友邱峻如戲語余曰今所矜重者名士也
然不難也我若有數十金在手亦可作名士矣余問
何故曰請看禮懺會中賭博場中名士畢集焉以爲
韻事不擇賢愚貴賤也我以數金爲懺贖以數金爲

賭貨逐隊成羣往來笑語若輩皆相知也我獨非名士乎此言雖謹切中世情其人往矣思之一噓

往時縉紳有公會雅集團坐一處講求時事得失諮詢地方利弊凡衙門積蠹大惡皆耳而目之謁當事侃侃指陳或公函條議當事虛心採納以故上下之情通而梓里蒙福蠹惡亦有所畏憚而不敢逞近來治者多不由科目無年通世誼交好衙役不利於官紳之接見更多方譖詛之於是賢者閉門養高不才者阿諛干請甚至有結納衙蠹藉爲內援者讜論既無從入當事之耳惟左右瞻比任其提掇安有澤及生民乎

書菴隨筆卷四

九

四書五經先儒傳註發明最宜熟讀近日父兄志在速成令子弟止誦白文亦有盲師不通文理妄爲刪抹十去七八謂小子歲月無幾已完經書門捷居功不知將來胸中毫無把柄誤莫甚焉

蘇俗最重弔唁送葬不失爲厚道若新婚得子有賀誕日落成有賀近於縛節矣元旦彼此踵門投帖經月奔馳未嘗見面不更虛文乎至有借治喪慶壽爲名

非親非友沿門傳單斂分將因以爲利焉此陋習之當亟洗者卽徵岡陵之文求哀輓之詩用垂不朽似屬盛事然祇諛詞過情亦復何益反令當之者增愧且貽人嘲笑耳不如已之

國家大事莫如兵而寓兵於農不取工商恐其近於狡猾也取士求賢尤國家大典必從民間拔其俊秀者無非欲其質朴古來聖賢俱是耕莘釣渭中出今人以居於城市者爲文雅以生於鄉村者爲鄙魯大失古意無怪乎世道之澆漓也

膏菴隨筆卷四

十

聞之前輩云古人宴會竟席不脫冠帶卽前朝漸從簡便至起而獻酒必復用冠帶明季疎脫已極衣冠固未嘗廢也 國朝以來營帽戎衣多不爲禮尊卑長

幼雜坐無別行酒二三巡後卽脫帽露頂主客各美

其名曰請升冠取與陞官同音也非復文物之舊矣

古時食肉者必以其人孟子曰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則老者宜食肉也左邱明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則貴者乃食肉也後來老老貴貴之誼不復講偏是壯者賤者饜飲口腹甚至屏常肉不御窮水陸之珍以

恣其欲謂儉德何謂古道何

車馬曰贈

音

貨財曰賻衣衾曰襚貝玉曰含玩好曰贈

知生者賻賻知死者贈襚所以助生送死者也松陵之俗凡於喪家親厚者用麻布或用綿布七八尺許同冥楮致敬名曰上襄倘亦助之爲義乎但取必於小殮後大殮前數刻內爭先親送孝子答拜受之此真慎終之時也哀痛荒迷檢點附身之具正亟何暇爲主賓慰謝之禮乎上襄止吳江有之似乎可裁如其從俗弗責孝子答拜可也

菴菴隨筆卷四

十一

近來貪淫之風日熾貪而犯盜淫而犯姦者屢見告既敗露矣而處之怡然噫何其無媿恥也通國之人亦無一公論有羣起而攻之者以索賄卽有羣起而袒之者亦以索賄此誠世道之大可憂矣

世間深中於人心者無如名利然有時但知營利不復顧名者官司之蒙面而入苞苴是也有時但知圖名不復計利者士子之揮金買關節是也而吏治日壞文風日衰何所底止

賭博一事爲害不小僮僕習之必悞主人使令若子弟

耽於此好流溺賭場必終身一業無成不至於飢寒
狼狽不已蘇東坡云善博者日勝日貧蓋不論善否
勝負終之無一可也戒之哉
歌謠無時不有大都就目前不經不法之事指爲笑柄
也近來實繁有徒犯此者非一稠人廣衆中述以相
告不過資一時譁譁實無心之言而座中中其忌諱
卽以爲面訐其短而讎恨遂不可解矣處世者直三
緘一默尙有不免也

出爾反爾乃報復必然之理人有受欺負屈切齒腐心

齋菴隨筆卷四

十二

至囑子孫以復讐怨毒若斯之甚也一旦事會可乘
輒攘臂而思一逞田土細故且然故結怨於人有如
種毒遲速無不發也

我邑夙稱人文之藪近來城中士子不勤誦讀專事佚
遊遂至科甲闕絕并子衿亦寥寥惟保戶皂快二種
十人而九其保而富者隸而魁者雄行閭里儼然邑
豪此外少年成羣多習武習優以武爲功令所重而
一時相尙無如戲劇也于是慕其豪者爭先結納與
相狎遊無復問倫類辨等夷矣城中習俗概若此尙

可一日居哉

世俗以科甲爲重羣焉慕之近日紳衿如某某者何其忍辱而自輕耶新科少年凡同姓卽與通譜或利其家可居停或籍其力能兜攬或資其財可挪移不問其人之來歷輒以弟兄叔姪相呼卽彼兄而我弟彼叔而我姪不恤也於是彼亦漫誇得意久假不疑逢人曰某我弟某我姪大肆招搖匪類溷跡名家而王謝門風反夷於下賤非受辱而自輕乎可嘆也

莫賤於代杖之人忍痛以謀朝夕今俱鮮衣美食至不能分身聲價日增足見催科密而敲扑繁也又莫賤於丐兒乞憐求食以活命今世多狂酸效尤披猖非但不受疇蹴兼索厚貲元時九儒十丐今位置在儒以上矣可爲大慨

蘇州素無蓄積而習於侈靡近爲兵寇賦役所困貧極矣而侈靡愈甚姑舉一二端言之宴客不專席不並席三四人雜坐狂飲蔬器之大如斗果器之大如缸何其饜也從前婦女裙拖六幅今用細摺改而八幅又攢幅爲五彩不亦妖乎至賤如娼妓高其聲價陪

酒一坐輒勞數金外加以幣不如是不足誇豪舉也
萬歷年間優人演戲一齣止一兩零八分漸加至三
四兩五六兩今選上班價至十二兩若插入女優幾
人則有纏頭之費供給必羅水陸此尤妄耗者也俗
尚如此末流安可砥柱

郡城祈晴禱雨與夫祭厲壇例必府隍出而兩縣隍隨
之無所謂土地也自崇禎庚辰辛巳年荒旱百禱不
應於是各方土地俱集雨壇共有三十餘處無不咸
儀從扮戲劇者名爲助禱實賽會也一時民謠曰土

晉菴隨筆卷四

十四

地動矣遂爲甲申鼎革先兆又顧公陳黃門侍郎以
禦水爲功載在祀典如江邑侯張使君皆祀附城村
祠今康熙四年七月十五日新添勅封永利侯名爲
松陵土地考漢初始置松陵鎮歷代以來或割爲縣
或陞爲州入明改州爲縣非復松陵之舊矣獨垂虹
橋西偏有太湖廟建自宋祥符中紹興十五年賜額
永利侯所稱永利侯得無是耶然志書云廟祀太湖
之神俗傳神爲郁使君者謬今乃附會郁使君肖像
供廟中與舊時一像並列是二文殊矣總是河夫輩

但取祭壇日徵逐闕開不必其事之核與祀之正也
一笑

今之世縱橫而莫敢誰何者約有數輩雖官府設嚴法
重刑以待不能驟解曰大盜曰衙蠹曰積棍此外之
爲善士爲良民者幾無復安身之處矣然爲善士良
民者正當於此時守分安命不當於此時改行易操
我蘇民力竭矣而俗靡如故每至四五月間高搭臺廠
迎神演劇必妙選梨園聚觀者通國若狂婦女亦靚
粧衫服相携而集前擠後擁臺傾傷折手足又歐鬪

香菴隨筆卷四

十五

致命者日見告更有成羣賭博乘間奸淫俱在此時
風俗之最宜禁戢者

古人稱名稱字間有稱排行幾丈者明末始呼翁呼老
至今監觴更甚無論老少貴賤盡人而翁之老之當
之者曾無愧色反以不翁不老爲不恭何世風之不
古至此見傳家集

齋菴隨筆卷五

吳江陸文衡中台著

裔孫同壽校刊

鑒戒

吳門多妓女往年有好事文人取而評隲之人贈一詩
名爲花案此韻事也後來踵行者不免有漁色射利
之心丙申九月雲間沈其江倡品花勝會大集於金
又文宅又文出女優以佐綺筵歡宴達旦觀者如堵
一時傳爲豪舉復拈單訂期將於放榜之後借用鼎
甲儀仗仿遊街故事赴宴虎邱狂肆甚矣時驄馬初
臨李按君諱森先聞而惡之逮二人各與杖枷遊示
六門又文卒斃于獄殆自取也遊冶子弟當以此爲

前車

縉紳家喜蓄優伶大是害事若輩在外狐假易於招非
猶其小者每見帷薄貽羞子孫淫佚多由於此豈閑
家詒謀之善道乎至女優尤不宜教成歌舞取樂他
人甚則招搖召禍因而破家殺身如金又文者何可
不痛戒也

語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近有戀棧榮華或同官排擠

謹禍莫測至不能保其身家者亦有主眷不衰韁鎖
難脫而侵尋老病京邸告殂至扶櫬間關者何如優
游林下終其天年之樂乎故士大夫仕進非難而善
其退之爲難

嘗見奉佛之家子孫往往夭折何邀福而反得若報也
一日起頑語余曰佛無子孫故溺其教者多不蕃衍
余爲爽然此言實獲我心

處亂世惟貧寒可以免禍挾未盡之資可欲之物則貪
吏側目暴客垂涎竟無置身之地矣孔明躬耕薄田

晉菴隨筆卷五

二

醜婦作伴正其苟全性命於亂世者也夫所全止一
性命而猶曰苟全此中有萬分其難其慎意思在見

傅家集

每見人家婦女或喪夫或無子卽有夫有子而別有不
得已輒忿然出家薙去其髮夫奉齋可念佛亦可何
必薙髮因而與尼往來遂入僧隊中男女溷雜無所
不至此最傷風敗俗所當嚴禁者也

女子不幸而失所天不再醮禮也然亦當觀其矢志堅
否與所處之時勢何如嘗有縉紳之家許嫁而未婚

者偶值其變父母翁姑好名高談守節強其女從之
非不傳譽一時其如青春難度白日無聊每借焚修
之計以出家爲上策未幾而祝髮矣未幾而尼姑爲
伴伍矣未幾而參善知識矣名利聽講禪房卧宿肆
焉無忌於是謗議四起玷辱祖宗卽未必有不可道
之事而迹近於不可白始悔向者爲好名所悞也晚
矣

名公鉅卿之後多不振且往往有奇禍何也所謂名公
鉅卿者一時爵位赫然品望卓然負氣凌厲人亦共

膏菴隨筆卷五

三

推重之至其子孫爵位品望已不及前人但自矜王
謝子弟襲前人之意氣高者爲腐儒爲逋客喜通四
方遊俠衣冠言動不合時宜卑者或借武弁憲差名
色或入兇徒惡棍黨類驕橫里中漫誇豪貴門風而
不知拂人情扞王法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吳門有慣造小說者無影之事平空構撰務極淫穢無
非迷惑狂徒爭先購買爲取利計而實傷風敗化之
尤也此種人非有奇禍卽有奇窮死後必受犁舌之

獄

貪財好色皆盜賊所爲也故孔子釋解三爻致寇之義以慢藏冶容並言之今正盜賊之世而貪財好色愈甚士君子固不可蹈盜賊之行亦安可爲盜賊之招富不如貧美不如醜我有味乎斯言

有人焉家席數傳富厚身閱兩朝榮華而一朝失意遂罹奇殃投禦魑魅田產藉沒至父母兄弟妻子俱不免於遠徙此宦術之未工耶主眷之難保耶或云始進之不正造物忌之也有識者請於此着眼

仕宦顯盛必求美宅置園亭以爲樂不一再傳子孫零

壺菴隨筆卷五

四

替輒爲遊客借憇官府布席之地甚至有沒作官房翰爲蔬圃者轉眼桑滄可勝太息范文正公在杭州日子弟請治第構圃洛陽爲退老地文正公不許其誠諭數言真大聖大賢達觀卓識也士大夫所當服

膺

後生學問不長進病全在一滿字滿則內畫而不前外距而不入其道日損每見子弟構成一義必先自圈點極其贊美乃出眎人間有效忠告者指摘一二字卽曲爲剖說以自文噫不受他山之攻安得麗澤之

益哉見傳家集

天之報施纖毫不爽而或舉某大老某勢要平日立朝居鄉初無大罪惡未幾而子孫狼狽甚者殄絕殊不可解余曰不聞樂書有惠於晉晉人思之廩雖剛愎猶得保其宗廟至盈無德卿族遂亡故傳稱元凱世濟其美饜饕三族世濟其凶此卽易傳積善積不善有餘慶餘殃之說也余在蜀臬時合州鄉紳王士昌癸丑進士御史也其子王任杰丙辰進士銓部也給假在家其叔橫於鄉羣被害聚而謀曰無竹箒安能藏老虎恃有姪勢耳竟夜伺銓部手刃之作惡不於其身而報乃獨坐之天意亦似若此矣

余有一友少年高科偏喜漁色嘗語我曰人生樂事惟此而已三旬外卽歿人共惜之又一友亦中年領鄉薦立志欲就一縣令滿載十萬歸爲終身受用余嘆曰不須貪到二三千卽當被劾罷官矣卒以教黜老貧徹骨兩人之貪財好色皆空作妄想也卽使享得不算是福况竟不享乎

烏鎮一辛丑進士候選在家時往來江城偶預人事爲

怨家祝詛年未三旬而死一時共駭以爲報應若是之速也因思吾人讀書厚自期待旣以得第豈可自爲褻越以至有負科名傳作話柄可畏孰甚焉余老矣一生凜凜見此能不加勉

往者李贄達觀以橫議殺身今日則金聖嘆是也可見行怪不如守正沈萬三徐百萬以厚積殺身今日則朱祐明是也可見贖貨不如安貧

文行確是兩途嘗見文人無行簞簞不飾帷薄不修穢聲與才望並在人口不大可恥哉今之教子弟讀書

畫菴隨筆卷五

六

者但欲其學文以博功名而不督之以修行存檢柙何謬也見傳家集

金聖嘆所批水滸傳西廂記等書眼明手快讀之解頤微嫌有太褻越處有無忌憚處然不失爲大聰明人每言錦繡才子殆自道也後得奇禍不知何以遂至於是可勝惋惜近有人向余述其平日言之狂誕行之邪放曰此盆成括一流人也余爲悚然有才者不易得才而不軌正業報固若是烈歟

前輩言婦人欲干夫政者必先收利權利權握定則婢

僕帖服威福自由矣余甚韙之今觀虞山錢牧齋益信牧齋江南一文人也享年八十有三所可惜者三十年前納一柳如是此妓淫放邪侈牧老愛而縱之惟其意所欲爲貽笑通國至晚年柳盡踞家資擯此老不與共處以致鬱鬱而終當以爲鑒

居鄉與居官不同居官有言責者當建言有事權者當任事至居鄉而值地方擾擾物情洵洵之日只宜閉戶緘默隨鄉里大例奉官府之施行而已如或好事多言卽是招尤取禍之本余嘗親試之乙酉今又目擊

膏菴隨筆卷五

七

之妃

昔人有言凡蓄財非一人有也水火盜賊不才官府不肖子弟五家皆有分焉今日貪官百計誅求大盜肆行劫掠此兩家最爲有權洵哉富不如貧而亂世尤

甚五家有分是梵天王太子語

蜂蠶尙有毒况於人乎况小人乎小人心最深最險睚眦必報平日包藏弭伏而不敢發一旦事機可乘輒攘臂而起張牙而噬禍益叵測故寧可得罪於君子不可結怨於小人

李德裕平泉別墅羅致奇卉怪石戒後人曰以平泉一木一石與人者非吾子孫也醒酒石尤極寶愛經黃巢之亂有監軍得之德裕孫延古因太師張全義復求之監軍不與全義大怒答殺之夫德裕祖孫爲身後謀監軍太師以性命殉佛氏所云貪嗔癡者四人者有焉亦木石之祟也可爲殷鑒

見傳家集

家畜寶玩實能喪志更數年後子孫式微流散爲他人有豈能長保甚則所蓄未必奇而名聞於權貴勒取之爲快及既出獻疑爲贗鼎而搜括其家羅織其人破產殞命之事往往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可畏孰甚焉

蒿菴隨筆卷五

八

人家子弟不讀書則不通文理不知典故不諳世務平日門以內夜郎自大父母優容之妻孥狎暱之不自覺也偶在大庭廣衆正人君子之前或談古今或議典禮睜目張口不能吐一語跼蹐無以自容汗流浹背愧辱甚焉

永嘉少保黃淮葬父立碑鋸瑞安高世則墓石之半高之裔孫某曰相公取之太薄矣問何故曰恐後人亦

欲鋸此也取快目前者尙靜思之

見傳家集

人家各有一種習氣子孫得於見聞薰染既熟自然相傳世世如其家敦孝友者後人必醇謹尙忠厚者後人必善良急功利者後人必營競喜詐力者後人必兇頑此卽所謂家教也家風也積善積不善餘慶餘殃正在此士君子可不慎所詒謀

昔鄧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鄧賈充以韓壽子謚爲後秦秀謂悖理溺情以亂大倫今世婦人昏蔽往往已不生育又忌妾媵產子撫異姓之子強

齋菴隨筆卷五

九

延宗祠卽身爲若敖之鬼而不悔也可哀哉可歎哉

齋菴隨筆卷六

吳江陸文衡中台著

裔孫同壽校刊

瑣聞

雒陽劉嵩門以乙榜作州六十罷官閉戶四十年不出
交際人亦無有物色之者偶余同年邢詞元談及往
拜之頗矍鑠周旋無失儀但語音低小敘說往事甚
悉子孫俱故止一曾孫侍朝夕亦青衿也余言之按
臺楊翠屏欲爲具題建百歲坊未半月忽無病而卒
此崇禎丙子年也

齋菴隨筆卷六

司馬子長足跡半天下而無一紀遊之文作遊紀自柳
子厚始

事變之來凡紛擾周章者必敗靜能制動應變之才究
亦從鎮定中出如曹武穆璋知渭州一日方會諸將
飲候騎報有叛卒數千亡奔西賊諸將相視失色公
言笑如常徐謂騎者曰吾令也汝勿顯言西人聞以
爲襲已盡殺之此非鎮定中之應變乎余于政事旁
午軍務倥偬時試之多有如此者

見傳家集

明朝魏文靖公驥享年九十有八爲縉紳遐齡之冠然

考其家居二十餘年布袍糲飯不治生業大凡天之
生人祿有限數服御飲食過於受用往往歿折蓋祿
盡而壽亦與之俱盡矣

見傳家集

閩縣林文安公瀚子康懿公庭棉文康公廷機機子文
懿公懔懔弟經皆尙書有諡靈寶許襄毅公進仲子
司徒誥叔子少傅讚季子司馬論皆上卿諸子姓牧
守郎官纍纍兩家在成宏正德間可稱鼎盛俱有慈
仁謙厚世德余歷官閩豫嘗登覽其墓風水不能知
看來只一藏耳葬者藏也大意原如此

菴菴隨筆卷六

二

里中沈古乘善書沈恂如善謳親兄弟也同時有士夫
聘恂如以百二十金聘古乘以四十金人咸曰甚哉
學書之不如度曲也余曰此等身價不以財論譬之
刺繡半生不如倚門一日爲婦人者甯爲刺繡乎將
爲倚門乎

西城王氏自文恪公迄今世守其富甲於郡城問其何
修得此友人曰其先人遺訓謂素封之家每多取忌
叢鬧之地更易招非故凡端午鬪龍舟六月荷花蕩
中秋虎邱重陽登高必戒勿逐隊但在家小席看花

翫月而已以故子孫深居簡出無佚遊者遂不及於
侵侮余聞而嘆曰此義不獨保守身家兼可砥礪流
俗

余宦跡所至觀覽所及如四川之迎春福建之元宵鎮
江端午之龍舟杭州中元之水燈山西歲暮之烟火
又如洛陽之牡丹衢州之紅橋可謂極盛他處莫及
地莫煖於閩中度幾冬不見冰雪壯年之人可不裝
綿蜀中暑相似莫冷於山西崇禎壬申在彼住一冬
鬚髯冰斷膚指俱裂北京無此嚴寒也

菴菴隨筆卷六

三

士子作文敏捷是第一勝場然必須積學乃能李翱謂
韓昌黎下筆如潮他人疾書快讀者不是過蓋其口
不絕吟手不停披焚膏繼晷屹屹窮年而後有此今
人誦讀不勤胸無厚蓄而欲望倚馬萬言成文七步
庸可幾乎

蔽芾甘棠召伯所憇解者謂聽斷其下也偶見焦氏易
林云大樹六月枝葉茂盛召伯遊暑遊暑者避暑也
因憶往年辦賊維西一望平原樹木斫盡夏月介馬
炎極枉道山僻得一樹小憇取涼以爲奇適則召伯

當日循行南國避暑之說爲長

吳江張濮泉名德純老儒生也質樸安雅有古人風我祖吳川公受業師僅長二歲耳時到我家留飯余與此老上下坐吳川公坐其傍持盃娓娓而談連進數十酌忽三四啜卽止不復飲工畫貓一貓受一錢畫百貓圖窮盡變態可得十金藉以供養殮一生受悍妻逆子之累嘗自解曰命也安之不改其樂八旬而卒旣葬被發不能保其抔土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迄今六十餘載偶檢得遺跡感而識此

嗇菴隨筆卷六

四

同邑周惠文素善持籌以吝嗇爲通國所鄙近日乃母卒其兄已先兩月物故矣惠文慨然出橐中五百金置美木殮焉余聞而嘉之曰有此一德可蓋其生平矣

徐喟雲銓部云荊州人不知食蝦余初寓荆食之衆詈爲饑一日製蝦腐宴客爭啖稱美問何物曰卽爾輩向詈我者也今俗羣焉嗜蝦矣韓四水侍御云我鄉蛤蜊生於汙泥溝中肥大如盆人稱爲蟲有一江南畫客遊寓無聊取而恣啖衆笑曰溝中蟲被下路人

喫盡矣孰知蘇杭間乃以此爲鮮美之物四方食性不同如此
同年李如穀壽八十九外科朱敬溪壽八十七矍鑠無疾病死之日皆飲食如故比晚覺體中小有不適意化去咸詫爲異余曰不足異也稟於生初各有一定壽限平時謹於調攝不受摧折大限已到祿盡數絕奄然而逝如油乾火息相似所謂終其天年者也見

傳家集

雒陽牡丹余分守河南五年得縱觀其盛福藩園在城

菴菴隨筆卷六

外內使崔昇專司花事其種類更繁紅紫不足道有名爲根生建白者植盆盎中止一幹八九朵絕肥大而香亦異常其黃者在孟津楊詞林玉珂家一見之藥欄中止三四朵如新出黃鵝色云貴種不多開也曾携數本到蘇隔歲卽萎栽培不善與地土不宜兩任其答

常州司理畢忠吉一日候撫院未開門見曠地有滿弁校射步往觀焉旣而技癢亦試射連中數矢滿弁駭服畢旣技精軀幹又英偉因問爾何人答曰常推官

又問何出身答曰兩榜喟然嘆曰好箇才品可惜是異路

楊文貞公幼孤貧十四歲爲蒙師脩脯甚微盡以買書偶缺價太夫人以所蓄母雞賣以佐值後爲大儒名相余戊午同年徐僧摩石麒麟家於青浦館於吳江每節所得束修卽付書坊家中薪水弗給不顧也位至冢宰殉節書何嘗負人哉大受之器當未遇時志趣不同如此

見傳家集

友人張元永少余一歲相識最早幼時受後母之虐艱

菴菴隨筆卷六

六

苦備嘗長而以館爲生食貧終老未嘗一日溫飽也今乙巳以七十八歲病故不死於飢寒而死於老病可見天固不以飢寒殺人也死生有命詎不信夫

平日偶有珍愛小物亂時爲盜手攫去未免介介適閱野史龔翠巖與僧權道衡於市中共買漢印一顆兩相讓曰在彼猶在此也因憬然而悟前物什囊藏笥何嘗日置目前旣失亦猶未失也嗣後遂不復留胸臆矣

咸寧韓四水文銓嘗語余曰居家時大小臧獲俱督令

日日念佛余曰求福耶曰非也家中是非起於女子
小人又多起於閒言閒語故借念佛得福之說以愚
之使無暇弄口舌而門以內之是非息矣由今思之
却甚有理

見傳家集

先是丁酉年聞雲間有李奇童六歲能作大草書李琳
枝按君見而喜甚厚贈之余未識面也今庚子秋偶
泊舟我家河下進而與語纔九齡耳言動中節了無
孩氣對客揮毫儼然一老詞客也洵是夙慧但發露
太早不知將來造就何如此子名暘字寅谷壬辰科

番菴隨筆卷六

七

李素心之孫行二幼孤

金闕老豈凡自甲申服官辛卯始一假歸又十年己亥
秋再假今年庚子八月十九日還朝九月十九日即抵
京六十八歲老人一路陸行止用騾轎竭歷長途固
是精力強壯亦見其平生儉約不享侈逸之一証也
耿公定向刻先進遺風載靈寶許襄毅公進成化中
爲御史時丁憂起復同高夫人俱乘馬往來從不坐
轎人以爲清節今豈老殆過之矣

五福以壽爲先壽亦福也然享其全者實難我邑龐斗

華秉道名門世德見孫霽成進士生於嘉靖壬戌年
九十七考終庶幾五福全備者近日里中顧敬槎年
九十三以子孫不顧其養忿而雉經雖久視息人間
而不得令終安在壽爲福先也哉

蔣韜仲與金豈凡同庚支干不差一字雖俱登兩榜而
戊辰去己未有十年之隔至其出處祿位更大懸殊
但蔣以富著聞過於金耳命果足憑乎或曰刻數差
也然星家止排四柱曾於此外別有推測否

有潘不二者自言松江出身今年一百八十九歲然觀

其面目齒髮僅可四十餘其徒十數人隨行游食私
語人曰我師已二百二十餘歲以貌似少壯人多不
信故少言之余曰可諱多爲少獨不可冒少爲多乎
江湖客往往有飾長生之說以欺人者此其流也

附錄鄉賢公感憶生平篇

余生於萬曆十五年丁亥之歲五齡就村塾頗見穎性日誦二三十行顧家貧無從得賢師友每苦寡陋年二十有二始青其矜嗣是試輒冠軍食餼有聲益自奮日研經史心口商榷偶有所得隨手箋記積久成帙同人頗善而錄之戊午舉於鄉己未成進士以選期尚遠乞假歸省辛酉八月授工部都水司主事監督皇極門工竹頭木屑罔敢不悛蒙恩賚銀幣者三適荆關差出應一同寅往以羶地辭堂翁王太蒙

齋菴隨筆卷末

一

曰蜀爲楚上游今奢酋作難風鶴相驚估客罕至名避羶實避難耳甯遂已不需人往乎越兩日召余至火房謂荆差我意屬公公乃能辦此賢者爲其所難慎毋辭余唯唯壬戌秋奉敕往八閱月商如晨星余樽節寬減始聞風有漸至者歲滿代還會計所權溢額三千金念此係公帑何敢入私橐而太常朱上愚銓部徐崑雲聞而善之猥相延譽會閩福州府缺福清相國訪人於各部曹堂翁陳培所亟稱余相國屬崑雲卽注選崑雲謂此卽正擬調部且俸未三年升

府非例相國曰我豈乏門生故吏特爲桑梓擇一賢
太守耳破格用人何俸之有遂一麾而出雖非本懷
然是時魏璫已大作威福工部事多與內監相關涉
四司加卿寺銜者比比此行亦竊幸餘波之不我及
也省會煩劇酬應無甯晷惟有清慎自持虛公付物
求免於戾閩俗健訟察必以情隨到隨鞫案不敢留
牘頗有所平反謬得神明之頌故事府俸以八月得
薦會撫臺升總河余俸纔七月撫臺謂如君才品必
欲借以爲重戒行一月需余俸及額乃拜疏首列焉

菴菴隨筆卷末

二

同官側目疑詫其實出於特賞非余干也丙寅丁卯
間逆璫魏忠賢生祠徧海內僉謂福首郡宜釀金董
成余堅持不可故閩中得無璫祠臬長爲余座主兩
公子先容有所屬託余正色拒之臬長大恚多方求
余過幸無所得時謂余爲鐵漢至錢穀出納尤不敢
不慎月必一查刷刊一冊留庫三年入覲解任第印
清冊一部交送代者無事開庫盤算矣崇正元年大
計給繇舉卓異賜宴禮部越升浙江大參稽覈郵符
摘發姦宄往來肅清暇則與寮屬逍遙西湖距家裁

三百里日用所資取給甚便鄭方水師贈詩有家載
蘇杭頻餉客僧貽坡水不煩郵之句庚午調金衢巡
道常山玉山多盜設法擒薙之坐席未暖升四川按
察使辛未春溯江而上險峻異常半載始達獄案山
積日不暇給殫心詳讞以期得情自分出入無遺憾
時官蜀諸寮屬以祿仕間關入蠶叢壯志頓消一若
惟日不足故吏治多穢雜余正己率之蜀王賢明奉
法宗室有暴橫者得加裁抑一時兼攝數篆兩台頗
見倚重壬申量移晉藩右轄既抵任代庖左轄每坐

堂皇宗室男女數百敝衣藍縷羅拜號泣祈發祿糧
余惻然內念天潢之派何飢寒至此庫役前白祿糧
向以歲暮給今正其時但請明示若何似有囁嚅不
盡言者余疑之不應越日吏白如前余問舊章如何
答曰總計約十四五萬例必加一扣除亦有加二者
余大駭漫應曰別有法及期令各宗室序進擇其老
成曉事者前立監視平兌如數給之數日而畢宗室
等過望反問盍循舊章而庫役則愕然若夫不知所
措矣其後宗人歷數侵剋事入告褫奪者數人余超

然獨免可見公道還自在也流賊內訌烽火四起晝
登陴夜守帑衣不解帶者三四月忽報以蜀事鐫級
因按君劉碧源私發勘合時余署驛傳部議按臣已
物故姑將道臣降三級調時事方棘以微罪行不敢
有所喜愠惟自分以山林終矣次年甲戌起河南憲
副尋轉少參移守洛陽河雒多山西接秦關南通宛
楚北濱大河爲大寇出沒之所所在殘破村落爲墟
余仔肩危擔手無一旅防兵戰兵降兵往來屯駐叛
而逃譁而潰日見告則調馭之難防朱陽防潼關防

香菴隨筆卷末

四

河冰而賊北渡聞警卽介馬馳援夜嘗三四披衣起
則兼顧之難比歲饑饉米珠薪桂人僅子遺旣供王
兵又供客兵或運入山或送河上東西四出旦晚刻
期猝與賊遇卽夫騾馬車糧俱盡矣則接濟之難賊
夥奔突無常兵將驕恣自用見賊呼兵兵來而賊已
去坐兵糜餉餉盡而兵又行余無如之何惟於塘報
中備悉其狀苦心籌畫仰佐當事福藩在雒賊尤垂
涎四五年來數以大夥十餘萬環攻每攻輒歷幾晝
夜余鼓厲士民冒矢石登陴禦戰瀕危得安殆天佑

也洪亨九盧九台奉命入豫經理嘗與其圖勦事未定而二公相繼北召于是以熊文燦濫膺總理之命當其在楚也招安張獻忠於穀城奉若驕子任其招納亡命買馬造船劫商掠民厚養全力挾監軍張大經索鎮守荆襄敕印反形顯著而文燦猶以其受撫爲功戊寅秋以禁兵遼兵楚預兵共五六萬入豫與賊曹操混十萬整世王十反王小秦王老回回混世王紫薇星過天星射塌天托天王挖料眼順天王等營相持議撫兵東賊西距不一舍賊攻陷城寨四十

餘座兵飽食翺翺絕不過問有以告者輒曰彼飢覓食耳反刊示徧諭曰十三營俱已招安居民敢與反唇者責攘臂者斬賊假子結隊來見皆延入密室與作乞憐語刺刺不休啖以酒食給以花幣絡繹載途又許予糧萬石又許商民運米入營貿易又許其屯插新宜陝永靈閩一帶如先朝鄖陽故事凡賊無理邀請皆從之不少顧慮而賊益狡肆持兩端遷延四十日生民在水火中一日眾官旅見文燦袖中出一疏稿傳示曰撫事已定將繕疏上聞道將俱列名一

以見衆議僉同一以爲將來升賞地余避席對曰撫事必敗本道不願列名卽撫解散可安插必不可文燦厲聲叱曰汝撓撫局不畏白簡耶余曰白簡豈不畏但今日逮問不過死耳猶愈撫局敗非死於法卽死於賊也文燦怒裂疏起各官相顧失色不三日賊拔營向維南內浙卽陽如鳥獸散明日文燦啟行送之謂余曰各營去矣適如不欲撫者之意矣今追躡之前途仍用撫我閩廣得手祇此一著無改弦也余應曰但願老先生成此大功不憚而別未幾畿南告

警科臣議增眞保廣二道余名與焉得旨予限來京陛見己卯二月抵都二十七日平明奉上傳宣大總督陳新甲等七員來平臺至日昃隨三輔臣入行一跪三叩首禮輔臣進檻左右立先召陳新甲問行間情形及善後事宜此先祿卿施邦曜左通政使徐石麒尚寶卿李繼貞爲一班又次尚寶丞趙志孟次文衡及行取右參議鄭一陽爲一班天語垂問邊上多事又各處災荒宜如何練兵足餉文衡謹奏皇上所問兵餉是兩事以臣愚見是一事足餉全在練兵兵

精可用則餉不虛糜頃諸臣言生財及搜財之法已極詳盡但竭海內物力養此怯戰譁潰之兵將見兵愈多而餉愈匱上右顧輔臣曰今邊兵數十萬尙嫌少兵宜如何練文衡奏云練其膽使之勇敢尤當練其心作其忠義臣在河南五年督率守令日習修練儲備之事土城磚包卽鄉勇亦有可觀上曰我正欲問修練儲備逐事問謹逐事對上曰今增設新道正宜講修練儲備文衡又奏今日民窮財盡向之加派搜括不可再行惟有清耗蠹一法餉自足用上不應

嵩菴隨筆卷末

七

遙立一內侍搖手示余不當多言因是不足及面陳熊文燦之撫賊誤國是一恨也上卽命起傳賜茶點叩頭出有二三臺省問之曰加派搜括不可再行是舉朝相戒勿言者外來小臣竟冒昧言之然上卒不罪洵聖主可與忠言也卽奉勅赴定州新設道任分井徑道所轄之東北十六州縣隸焉旣至衙宇人役草創備具周視列城土垣頽廢人餘殘喘土賊竊發飢民附之間警卽馳赴親督勦捕指授各邑方略擒渠宥脅而其要尤在賑荒飢民得食不至嘯聚由是漸

就撲滅惟北兵闖入已成熟路勉繕守具惴惴不支
旦暮至矢以身殉耳保督楊望斗就商於中山乞以
旅相犄角而太夫人之計音至矣終天抱痛躡躑
南奔未再期少司馬趙石書以邊才荐起補北直薊
州道上命沿邊道缺就近推補勒限受事部覆以余
在三千里外俾與濟甯更調余痛思母喪旣未親視
含殮且未及服闋而先大夫已八旬獨子例得終養
何忍爲絕裾之行四上書揭於河臺黃又生得代題
俞請一生出處於茲畢矣循省平生賦性淡泊得力
在勤忍而受用在簡約甯近名毋近利甯爲狷不爲
狂孝友大義不敢不勉酒色財庶幾古人之三不惑
惟性剛易怒然心口如一與物仍無忤也居恒以惜
陰寶儉爲第一義侈靡事弗敢爲狎洽輩弗敢近也
通籍垂四十年窮不受人憐達不因人熱不挂吏議
不犯鄉評獨回思申酉之交闖賊犯闕而予家亦遭
顛覆國亡家破萃於一時空具七尺不克赴君父之
難天長地久此恨何窮固不敢自附於紳且不敢自
比於人悠悠心事有誰知者絕人逃世人其謂我何

哉謹案公政績具詳福州府名宦傳定州生祠去思碑暨蘇州府志吳江震澤兩縣志均有傳乾隆十九年入祀縣學鄉賢祠今附錄此篇俾後之閱者藉知公之一生梗概云爾裔孫同壽敬誌

齋菴隨筆卷末

先鄉賢公暮年解組當鼎革之際杜門不出坐卧
一室以著述自娛追維往事隨筆成二巨編留示
子孫以備法戒其感觸時事皆有關於風俗人心
者書法蒼勁超逸有晉唐遺韻敬謹藏庋時加修
整同壽幼年每一展讀猶恍見先人鬚眉皓如嚴
氣正性儼然在上不啻侍坐隅而聞訓誨焉同治
十年 先嚴自皖省歸田後曾刊先德錄及傳家
集哀輯鄉賢公方房詩贍齋菴手鏡板行於世所
采是編僅十之三竊思先人著作在當日祇以誥

齋菴隨筆跋

一

誠兒孫並不有心問世而事閱數百年之久爲子
孫者正不妨廣傳於世以光顯祖澤爰將原本二
巨編重加訂正輯爲六卷付諸梓人至 先嚴所
輯齋菴手鏡中數十條仍載於此以成全璧云時
在光緒丙申仲夏裔孫同壽敬跋

